

# 那個殺害書記的復旦海歸博士,是我師兄!

文:大勢解評



6月7日下午14時52分,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某大學發生一起持刀致人死亡案。

上海邯鄲路,除了復旦,沒有別的大學。隨後,復旦官網發公告,確認死者是復旦大學數學科學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,今年剛剛49歲。

與一次“良機”擦肩而過。他的言談中,對自己的導師,滿滿“腹誹”。其後,他非常無奈地進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,但是因和同事不睦,工作不順。不到2年,他又轉到霍普金斯大學繼續“博後”。

在美國不僅工作不順,他還遭遇了“情傷”,大約在2009年前後,妻子與他離了婚,當時身邊很多人都疑問:“一個陪你熬過寒窗苦讀、博士清貧的女人,為何卻在你畢業後,馬上就決然離婚呢?”現在想想,這可能也與他的暴躁、偏執不無關係。

在美國發展不順,姜文華回國了。

2012年,姜文華到蘇州大學任教,頭銜是副教授,同年,他還以蘇州大學為單位中了一項青年基金。

現在的大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:一般的“青椒”(青年教師謠稱)進入大學任教,都是簽訂6年合同,合同中會約定教學任務、科研任務,到了第五年就會查檢“作業”,如果成果不達標,就可能會解聘,青椒們稱之為“非升即走”。

在蘇州大學6年,姜文華“未能完成科研任務”,到期後學校沒有和他續聘。其後,他通過人才引進,回到了母校復旦大學,頭銜是青年研究員。

作為老師,他稱職嗎?案發後,網上有同學爆料出了他的授課表現,並稱客觀事實部分已經在上海市公安局做了筆錄。

“上課時,姜老師的語氣一直是比較冷的,大家上他的課都得小心翼翼。”一次上課,他提了個較簡單的問題,讓學生回答。一名同學回答後,他說:“回答錯誤”,卻不講解。下課後,這名同學想問問,就找到他問:“老師,我不知道自己哪里錯了。”

沒想到,這麼一句簡單的話,就激怒了姜老師,他咬着牙說:“你不知道哪錯了,還來問我?”當時已上課,但他沒繼續授課,而是繼續和學生糾纏,並一直威脅:“你趕緊退課!如果不退,我就讓你挂科!”最後,這名同學低落地走出了教室,而姜文華還朝他扔了粉筆。

後來,很多同學們都知道了姜老師“情緒不穩”,有同學去辦公室請教問題,會被他直接罵出來,有同學臨近畢業想拜託他幫忙寫推薦信,他眉頭一皺,譏諷:“就你?我絕對不會寫的!”在復旦數學科學院,姜老師“脾氣差”是出了名的。



他還曾抱怨:“現在的學生都笨的傻瓜一樣!”

沒有師德,在課堂上當衆威脅學生,這樣的人配當老師嗎?身邊不少知情人都稱:“脾氣很壞”,人際關係差。其後,學院出面,停了他的課,他卻一直記恨在心里。其後,姜文華和學校的關係越來越惡化,經過綜合考慮,學院決定:不再續聘。

當接到“面談”通知,姜文華估計已預感到了結果。你們讓我不好過,我就拖着你們下地獄!於是,他提前購買了兇器,帶進了復旦大學主校區的光華樓東主樓。

那天,來宣佈解聘的是學院的王書記。在談話的過程中,多年的憤懣一下子爆發了,他對着無辜的王書記,瘋狂地痛下殺手……地上、牆上,身上,到處都是血。而躺在血泊中的學院黨委王書記和他有仇怨嗎?完全沒有。

得知王書記去世的消息,學院的師生們都非常悲痛。大家都說,王書記為人非常好,對師生熱心,因為事事操勞,早早49歲就白了頭髮……王永珍書記  
王老師被害後,有學院老師留言:甚至,直到遇害的前幾天,王書記還在到處遊說想辦法,希望能為姜文華爭取到一個“行政崗位”。

有老師哽咽着回憶說:“當時王書記說,他(姜文華)人到中年,再找工作不容易,如果能給他爭取到一個行政崗位,他至少不會太犯難了!”

而且,對於解聘,王書記本人並無決策權,被害當天,只是代表學院傳達通知。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,他還在想着:“怎么能儘量委婉,保護好其自尊心。”他為你殫精竭慮,你卻對他高舉屠刀。

殺人後姜文華沒逃,而是冷冷站在原地,警方趕到時,他一身鮮血,神情木然。

面對警方,他平靜而冷酷地說着自己的住址,那是上海市區的一個老舊小區,房屋面積普遍很小,但房價高達7萬元/平米。而“青椒”們的平均年薪約10萬。也許,經濟壓力也是悲劇的導火索

之一?

當警方詢問他殺人的原因,頭頂微禿,雙手染血的他,竟還在為自己鳴不平,甚至一度氣到哽咽:“因為我遭到了很多陷害,遭到了很多不公待遇!”

旁邊的恩人,已經被他屠戮,流干了血。而他眼都不眨,竟然還在自怨自憐,好像他才是受害者,全世界都對不起他!

妻子相處不了,導師相處不好,美國研究所混不下去,美國大學混不下去,蘇州大學混不下去,復旦大學還混不下去……一路走來,拍拍良心,全是你對不起你嗎?人生這條河,善惡東西流,擺渡在自身,幸福是能力。

中國刑法第232條規定:故意殺人的,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;情節較輕的,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從數學天才,海歸博士,高校教授到殺人兇手。任何辯解都蒼白無力,最好的手段就是:血債法償。

孟子講:人有四端,惻隱之心,仁之端也;羞惡之心,義之端也;辭讓之心,禮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惻隱之心排首位,所謂惻隱,就是不傷無辜。姜文華,你丟盡了天下讀書人的臉,你拿刀的樣子,像極了一個懦夫。

劊子手,博士歷兇殘冷酷,將自以為的不幸,歸咎於他人、社會。更可怕的是,在屏幕後,多少人揣着同樣的心思?

姜文華殺害王書記,血染校園,網絡噴子們不譴責殺人的兇殘,卻在紛紛叫好,進而將矛頭直指“中國高校考評制度”。殊不知,沒有人在意背後的真相是:姜文華自身偏執,缺乏師德,根本不適合繼續執教。很多人都在說:“世道不公,人心險惡”,但其實光與影並存,選擇在人心。



復旦大學數學系教師姜文華殺害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一案,引起了全社會的震動。並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注意。對這一不幸事件,法院將怎麼判案?

我的大體預判是,結論應該是姜文華因事業不順,性格偏執,社會生活適應能力差,長期以來就存在着嚴重的心理問題,並患有受迫害精神分裂症與抑鬱症。在精神病患狀態下,將受害人黨委書記錯誤地認定為六年以來一直在“陷害”自己的仇人,將其殺害致死。

就其並非激情殺人,而是有準備地蓄謀殺人而言,這是一個具有部分行爲能力的人、被迫害狂型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態行爲。因此,我個人認為,在法律上說,根據嫌犯具有部分行爲能力,以及其犯罪後果的嚴重性而言,判處死緩是比較合適的,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這樣的結論,其實社會效果也會相對比較好,能比較有利于減輕社會壓力。避免把一個精神病犯罪行動,作意識形態與政治化的過度解讀,這樣的處理,從已經披露與掌握的事實來說,也是可以由完整的證據鏈支持的。此人本來心理確有嚴重問題。許多有數學天分的人,不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偏執性格與精神問題,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陳景潤在內。

用這樣的方式處理這一案件,國內與國際反應也會較好,可以減少海歸回國的憂慮,在國家建設極需要高層次科技人材的情況下,有利于消除大批海歸高科技技術人才不敢再回國就業的顧慮。

筆者的一位多年以來的海歸朋友,一位曾經躊躇滿志回國創業的頂級科學家,後來又回到美國,不久前他從美國硅谷來信,告訴我,他所瞭解的美國留學生與學者朋友中,“近十年來回去的人中間,傳回硅谷的國內印象,大都是比較負面的”,這個嚴重的判斷,值得我們充分重視。中國現在的教育制度與人材制度,遠沒有達到某些人高調宣稱的“中國將在2049年成為世界上教育水平第一的國家”那樣樂觀。

這一件事如果處理不當,會讓這種情況雪上加霜。如果還不意識到這一點,那就是駭鳥了。

當然,這件事情過去以後,全社会包括政府與各教育部門,都應該全面地、深刻地來反思中國教育現在的深層次問題。例如,最明顯的一個問題是,簡單地引入“非升即走”的國外人才聘用制度,受聘者的數量又過多,致使太多的人競爭同一個崗位。這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。

事實上,國外“非升即走”制度下,受聘者數量有限,升為終身教職的比率大約可達到70-80%,而中國某些高校的受聘者升為終身職的陞職率,

甚至低到5%。極高的人材淘汰率,勢必造成受聘者之間的嚴酷的惡性競爭。

表面上看,用人單位與學校是“旱澆保收”的受益者,可以從高淘汰率中聘用到最高質量的人材,但實際上,社會與個人將由此支付生命的代價與過高的無形成本。這是造成青年教師中的心理問題與精神疾患的社會原因之一。

又如,對於純理科的量化評估方式應更為寬鬆,不應等同于高產出率的應用學科,華為高薪聘用的一位俄羅斯數學家,幾年都沒有出成果,任正非一點也沒有在意。然而,幾年後這位數學家突然告訴任正非,他終於“想出來了”,正是這個終於“想出來了”,使華為解決了困擾多年問題,實現了從4G向5G躍升的關鍵突破。這個例子,就發生在中國當下,只要制度合理,中國的高科技是有希望的,中國的教育是有希望的。

對於海歸人材,還應該有一些過渡性的扶助政策,讓他們不致于在解聘之後走投無路,在困境中至少有些緩衝,避免在焦慮壓抑心態中越走越遠,越走越偏,陷入精神心理困境。其實,對於其他各方面人材,也是一樣。類似的教育制度方面的問題還有不少,值得進一步反思與改進。

在惡劣的非人性的競爭中,當越來越多的天真孩子被虎媽逼得自殺,當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都變成“平躺族”,當中年人材都被心理與精神問題所困擾,當我們的宣佈聘用名單的官員都擔心下一個捅刀子的人是誰,這樣的環境,離我們實現“2049年中國教育將成為世界第一”的偉大目標將有多遠?

王永珍老師的不幸,讓我們所有的人都痛心,我們也希望,這一不幸悲劇能導向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個新的起點,這樣,王老師的血也就沒有完全白流。如果中國的教育真能從中吸取教訓,並得到改進的契機,王老師的家屬在萬分悲痛後,也會得到一些安慰。王永珍老師在九天之靈,也會在天國里得到一些平撫。

如果姜文華被判死緩,並能在獄中治好精神病。以他的數學才華,仍然可以在獄中研究他的數學公式,或許十年以後會有“我終於想出來了”的重大發現也很難說,他一旦有了將功補罪的機會,或許他會用終生悔恨之心,來彌補自己的罪過。

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,又是一個十四億人口的超大型的社會,在發展過程中,出現種種問題是可以理解的,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進步的,亡羊補牢,未為晚矣,關鍵就是一個民族必須在不斷的理性反思與改革中,才能走向進步。送交者:轉折關頭

## 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局! 殺人海歸姜博士前室友追憶往事

我是2009年12月4日晚搬進位于Pxxx Road, Rockville, MD 20852的一個Bilevel的獨立房的半地下室的。第二天下午,我第一次見到我的新室友。他的身高約一米七六到一米七八,比較瘦削,略微有一點點駝背。我向他打一個招呼,說我是剛搬進來的。他面無表情地微點一下頭,隨即進入洗手間。此後我好幾天沒有見過他。再一次碰到他時,是在我們共用的冰箱旁。我問他貴姓,他說姓姜,我便叫他小姜。問他在哪里上班,他說NIH(美國國家衛生院)。我們兩個人一起在這個半地下室里共住一年半有餘,我卻始終不知道他的全名。他從來不說,我也懒得問。他的信都是房東直接從他的門底下塞進去的,我見不到。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姓誰名誰,所以我估計他連我姓什麼都不知道,當然也完全不在意。

從那一天到現在,十多年過去了。昨天晚上熬夜寫下一篇文章,呼籲不要槍斃殺害領導的復旦海歸姜文華博士。今天早晨迷迷糊糊間,突然想起這個姜博士特別像我在DC工作時的室友小姜。正在驚訝間,太太跑來問,那個殺人的海歸博士,是不是就是你以前的那個室友?我們倆人努力回憶,越想越像。那個小姜也是Rutgers畢業的博士,也是在NIH工作兩年,時間也都對的上。再上網看一看姜文華博士的照片和錄像,感覺就是他。只是他說話的口氣憤怒且兇狂,與在美國時輕聲細語、深含羞澀完全不同。看來艱難的歲月已經使他改變很多。

進入2011年,他的一個煩惱越來越厲害,那就是身份問題。NIH只給辦工卡,不給辦綠卡,所以他即使願意在那里做苦力當博士後,也干不長,必須儘早找下家。我給他出過一堆主意,比如說申請EB1(特殊人才)或者EB2的國家利益豁免。可惜要在美國解決身份問題,非常分心,因為這種申請非常折騰,要找很多人幫他寫推薦



信,要找大量材料證明自己非常優秀,還要找律師為他把關遞文件等等,他這樣的性情,既羞于跟人打交道,又不願意求人,還不想麻煩自己,結果他就是沒有動。感覺他什么都躲,什么都怕,除了他那點研究課題,什麼都嫌麻煩。他要是Aggressive(進取)一點,依他的智商和努力,想要什麼都能得到。但他的性情在那里,怎麼都改變不了。性情決定命運,真的沒有辦法!

再後來他告訴我,他要走了,他以前的導師幫他找到一個地方。我問他可以辦綠卡嗎?他點點頭,沒有告訴我他實際上是要回國。我感覺他還是有些留戀美國的,可是因為性格原因,他害怕辦綠卡太麻煩,又是獨生子,還來自大城市,所以最後決定回國。他是夏季走的,我記不得是哪一個月。他走的非常安靜,既沒有找我告別,也沒有留下任何聯繫方式,沒有看到有人來送他,也不知道他的實驗室是不是給他開過歡送會,他就象要出門散步一樣,悄無聲息地離開了。

我對小姜的記憶相當淡,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讓人容易記住的人,他自己也不想讓別人注意到他。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聽到他的消息,卻沒有想到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讓我震驚地再次想起他,也讓全世界都記住他的大名。依我對他的有限瞭解,給他足夠的時間和一張安靜的書桌,他可能就是第二個陳景潤,或者下一個張益唐。我們能不能查一查,是陳景潤還是張益唐在小姜這個年齡時比他出的論文多?他已經展露出出色才華,為什麼不能多給他一點機會?各種各樣的混亂,塞滿中國成千上萬所高校和科研機構,為什麼就不能擠開一條微縫讓他棲身?又是什么事情把這樣一個安靜、羞澀、膽怯而單純的人逼到無路可走,繼而暴起殺人?他的性格多少有一些問題,可是我在美國見到過多個比他的性格更偏頗的人,他們卻都工作順利、生活幸福。什麼時候,中國也能變成這樣?



## 復旦殺人案法官會怎麼判?



題是可以理解的,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進步的,亡羊補牢,未為晚矣,關鍵就是一個民族必須在不斷的理性反思與改革中,才能走向進步。送交者:轉折關頭